

Xiao Shuo Jie Wenku

王周生 著

小说界文库



上海文艺出版社



# 陪读夫人

王周生

I 247.5  
331

98837

# 陪读夫人

王周生 著



\*200093950\*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郑宗培**

**封面设计：袁银昌**

**陪读夫人**

**王周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81,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3次印刷**

**印数：11,001—16,000册**

**ISBN 7-5321-1131-8/I·849 定价：9.00元**

## “小说界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江曾培

副主编 邢庆祥 郑宗培

编 委 孙 颀 江曾培 邢庆祥

郑宗培 左 泥 张 森

魏心宏

## 出版说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小说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长篇小说系列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年选系列

专题选系列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12月

## 第一章

“艾拉，艾拉！”露西亚在楼梯口，对楼下厨房里忙碌着的蒋卓君叫道，“你怎么能让汤姆这样睡？”

蒋卓君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她把正被削皮的土豆往水池里一放，边在围裙上擦着手，边向楼上跑去，“怎么了，西比尔太太？”

“你怎么让汤姆仰天睡？”露西亚微微皱着眉，蓝灰色的眼睛明显露出责备的神色。

“对不起……这有什么不对吗？”蒋卓君困惑地望着她，不知错在哪里。

“当然不对！婴儿要趴着睡，你难道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她摇摇头，给弄糊涂了。

“难道你们中国的婴儿不是趴着睡？”露西亚奇怪了。

“我们中国的婴儿都是朝天睡或侧睡，森森从小就是这样睡的呀。”

“天哪，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事，太可怕了！”露西亚扬起两条弯得非常好看的眉毛，惊愕地望着蒋卓君。“婴儿应该趴着睡，这样才能防止回奶时窒息。你们中国人怎么能这样呢？”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呢？蒋卓君同样惊奇地望着露西亚。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习惯，哪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不是这样的呢？包在蜡烛包里，朝天躺着，嗷嗷待哺。她不曾听说有哪一个小中国孩

子因朝天睡而回奶窒息死的，她倒十分担心露西亚说的美国这种合扑睡的方法有窒息的可能。于是她小心翼翼地解释说：“趴着睡是否会妨碍呼吸？而且也不利于肺部发育……”

“噢，不！”露西亚不容置疑，“我们美国孩子一生下来就趴着睡的，医生说这是安全的重要保证，我希望你一定要按美国的方法去做。”她注视着仍然显得迷惑不解的这个中国保姆，不无担心地问：“我想你能够做到的，是吗？”

“是的，西比尔太太。”蒋卓君点点头。

“对了，你有没有记住紧急电话号码？”露西亚仍旧不放心，“万一孩子有什么事，你一定要打这个电话，马上就会有人来帮助你的。”

“是的，电话号码是 911，你告诉过我，西比尔太太。”

“哦，不，请不要叫我西比尔太太，就叫我露西亚，不然让人听了，以为我们家等级森严。美国是个平等的国家。虽然你帮我照料孩子，可是我们两家住在一起。我们应该是朋友，不称姓氏，你说对吗，艾拉？”

“对的，露西亚。”蒋卓君点点头，有点感动。她真想说，那么露西亚，也请你别叫我艾拉好吗，我不喜欢这个洋名字，就叫我卓君，这是我父母给我取的最好听的名字。可是，她终于没说出口。今天是第一天到西比尔家工作 还是忍着好。

面试那天，露西亚曾经再三说，“卓君”两个字的音她发不来，她要给她取一个好看的英文名字。出于礼貌，蒋卓君只是笑笑。没想到今天一来，她就把“艾拉”这样一个名字赠送给她，还说她想了一个晚上才想出这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她解释说，“艾拉”是翅膀的意思，“你想，艾拉——翅膀，翅膀有多重要！一个人有了翅膀就是一个自由的人，想飞到哪里就到哪里。翅膀虽然不是身体，可是，身体全靠翅膀才能飞翔！”她洋洋自得，全然没

有注意蒋卓君为难的神色。完了,她说:“你真幸运,这样轻而易举就得了个好看的英文名字,你应该付给我报酬。在美国,一切体力和脑力的支出都应该得到报酬。”蒋卓君微笑地听着这些新鲜的话,暗自惊讶她的直率。

终于没有对露西亚说“不”,她顺从地接受了“艾拉”。

她毕竟不是二十年前那个单纯、幼稚的蒋卓君了。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气势汹汹来学校点火,逐个查着他们的成份。一听她的成份就皱眉头。她不是工农出身,也不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她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非劳动人民子弟。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小儿科医生,她是一个臭知识分子的女儿。他们挑岔子说她的名字是四旧,什么“君”不“君”的,全是封建那一套!他们要她当场改名叫“向红”;他们要她举起造反的大旗;他们说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她倔强地顶在那里,硬是不肯去贴宣布改名字的大字报。要不是好朋友吴梅妹从中解围,她差点儿挨北京红卫兵的皮带。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她才十六岁啊!十六岁的她,透明得像个玻璃娃娃。

北京红卫兵没有能改变的事竟让一个美国人轻易地改变了。来美国这几个月,她看见有些中国留学生取了个洋名字,曾经打心眼里不舒服,她鄙视他们急急忙忙地全面洋化。现在轮到自己,她才明白,这是打工的需要,方便老板的需要,总之,是赚钱的需要。就像中国人叫不清西方人的名字一样,美国人很难发中国字的音,也很难记住中国人的名字。虽然她压根儿不喜欢“艾拉”这个洋名,但眼下只得顺从,只好忍耐。为了一个名字就忍耐不住是会吃亏的。好在她能自己排解,讲到底,名字不过符号而已。演员演戏,各有角色名字,为什么不能权当自己在演戏呢!艾拉——翅膀,管它呢,就演一个保姆艾拉,当一回不会飞的“翅膀”吧。找一个这样的工作不容易,一家三口住在美国



人家中，包吃包住，还有四百美元工资一月，别人想找都找不到。她是带着孩子来伴读的，靠丈夫的助教金很难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再说她也想读书，钱的问题是当务之急。

蒋卓君快步走进汤姆房间。西比尔家的楼上有两间卧室一间书房。汤姆的卧室紧挨着西比尔夫妇的房间，银灰色的地毯柔软舒适，五颜六色的小摆设玲珑有趣。她将婴儿床的栏杆轻轻放下，小心地捧起汤姆，将他翻过身去合扑下来。唉，美国人竟然要婴儿趴着睡，真是罪过！她摇摇头，心里不免有点害怕，要是汤姆将头一动，鼻子闷在枕头里，不就会窒息吗？可是，她没有权利按中国人的习惯支配这个美国孩子。习俗是很难改变的，即便世界大同，没有国家之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特定习俗也是不可能被统一起来的。

她注视着汤姆，他的右手拇指含在嘴里不停地吮着，发出啧啧的声音。这个才十个月的男孩有着一头细软的金黄色的头发，一双蓝得像海水似的清澈的大眼此刻被长长的睫毛遮盖着，雪白的肌肤柔软细嫩，小脸红通通的像只熟透的苹果。多像个美丽的小天使！想起面试那天，他们一家三口来到西比尔家。一进门，森森指着汤姆就叫起来：“妈妈，瞧，一个洋娃娃！一个真的洋娃娃！”他们被这可爱的洋娃娃所吸引，眼睛不停地围着他转。她惊叹造物主如此神奇，会造出这样完美可爱的小生命。这样漂亮的娃娃，只有在国内玩具商店的橱窗里才能见到。他们一齐称赞小汤姆，露西亚很高兴，她说：“我知道我的汤姆很漂亮，但是，你们难道不觉得中国的孩子更可爱吗？小眼睛，往上翘，像你们京剧里的那样，”她指着森森说，“瞧，你们的儿子，眼睛细细长长的，眼角也有点微微往上翘，眼珠那么黑，像两颗黑葡萄，我们的眼睛里是怎么也长不出黑葡萄来的！”大家一听都笑了。洋人说中国娃娃好看，中国人说洋娃娃好看，蒋卓君想，

怪不得美国玩具商店里那些卷心菜娃娃都是眯眯的小眼睛，翘翘的鼻子，有的脸上还涂着雀斑，扎着两条土不拉几的小辫。而中国的玩具商店里大多是金黄头发、蓝眼睛的洋娃娃。人看惯了自己的同类，就喜欢猎奇。

蒋卓君站在汤姆的床前呆呆地想着，她相信缘份这东西，那天汤姆一看到她就伸手要她抱，还用湿湿的流着口水的小嘴亲她的脸颊，傻乎乎地对她笑。后来汤姆又发现了森森，就挣扎着下来要和森森玩。所有的孩子都把小生物引以为友，森森才六岁半，当然算小生物一个。他们在地毯上玩汤姆的玩具，好多啊！不要说森森没见过，蒋卓君长这么大也没见过如此五彩缤纷、花样繁多的玩具，有音乐盒，有会说英文字母的娃娃，有会跳舞的木偶、遥控汽车……既能启迪婴儿智力又具娱乐作用。临走，汤姆舍不得森森，到底才十个月，还不会走路，蹒跚着爬起来追了两步，就摔倒在地，哇的一声小手塞在嘴巴里就哭了起来。森森也不舍得汤姆，回过身来把他抱了又抱。这些细节，露西亚全看在眼里。也许这就是她决定雇佣蒋卓君的重要原因……

她轻轻地把汤姆放在嘴里的拇指拔出来，汤姆的嘴咂了咂，很快又把拇指放回嘴里。她摇摇头，心想吮手指不好，很不卫生的。就伸手想再一次阻止汤姆的这个坏习惯，忽听露西亚在背后轻轻地说：

“不，艾拉，让他‘enjoy’（享受），吃手指有什么不好？”

蒋卓君缩回手，回头一看，露西亚正站在房门口注视着她。今天她非常不放心，总在悄悄观察她。明天是她生孩子后第一天上班，要是蒋卓君不能按她的要求照看汤姆，她就无法安安心心上班。

这一瞬间，蒋卓君突然觉得自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被人

监视着,这也不是,那也不对。今天上午,她陪汤姆在起居室玩。汤姆拿起一本小人书就往嘴里塞,她立即阻止。露西亚突然出现在门口,说:“不,这没关系,书是棉布做的,刚洗过,让他吃就是。”她仔细一看,果然书是由一页页画着故事内容的花布粘成的,撕不破,咬不坏,露西亚不说还真看不出。露西亚还告诉她,现在美国有人正在试验一种能吃下去的书,有甜味,有营养,一定会受家长欢迎。蒋卓君觉得主意虽然不错,但是美国人太宠孩子。在她看来,孩子咬书、撕书是不对的,应教育他们不要这样做,而不是千方百计提供他们撕书咬书的便利。但是露西亚说,这是孩子们的一种享受,不该阻止。“不要总是对孩子说‘No’,这不是教育孩子的好方法。”她强调说。

蒋卓君不以为然。比起她来,自己总算还有一点带孩子的经验,森森是她一手带大的,一个很健康很乖的好孩子,难道这些经验在这儿都行不通了吗?

露西亚见蒋卓君脸上闪过一丝不悦的神色,就解释说:“吮手指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像我,一直吮到六岁,这并不妨碍别人,也从来没人阻止我。后来,我自己认为不再有什么意思,就停止了。”

“那么,手指上的脏东西都吃下去了!”

“是啊,正因为这样,你要常给汤姆洗手才是,要用婴儿药水香皂。而且婴儿皮肤很嫩,手指长时间浸在唾液里皮肤会发白,受损,所以要涂些宝宝油。这些用品都在汤姆浴室柜子的第二格,你要记住,不要忘了。”

“我不会忘的,露西亚。”蒋卓君应着,心里觉得实在不可思议。怪不得她在街上和超级市场上常常看到那些坐在手推车里的孩子老是把手指放在嘴里,推车的大人视而不见。现在她才明白,美国人不是视而不见,而是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们为孩子

创造条件，让他们放放心心地吃，供他们更好地享受自己的手指。她情不自禁地摇摇头，喃喃地说：“我不能理解……”

“我也不能理解，中国人和我们美国人在带孩子的问题上有不少分歧呢，更不要说政治上了。”露西亚揶揄道。

“可是，不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孩子都成长得很好。在国际比赛中，我们得的奖不比你们少。”蒋卓君不服气了。

“是啊，据说你们的数学成绩特别好，让美国人羡慕得要死。可是我们美国孩子的个性比你们强，他们胆子大，敢冒险。你们中国孩子被限制得太多，不利于个性的发展。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你们中国农村的新生婴儿用一块布包住，还用绳子捆起来。一生下来就不允许伸胳膊伸腿，这简直太残酷了！”

蒋卓君一愣，她说的不是蜡烛包吗？这可不是中国农村的专利，露西亚真是少见多怪！难道孩子包蜡烛包也能和抑制个性联系得上吗？不过，要是露西亚不说，她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中国的孩子一生下来都这么裹着，一代代传了下来，要是不合理早就应该淘汰了。她还以为全世界新生儿都这样的呢！她连忙解释说：“其实，我们并不是紧紧地捆住婴儿，更不是用绳子，而是一根细细的带子，a strap, not a rope,只是轻轻地绕着。”她还想告诉她，上海人把这叫做蜡烛包，可是，她不知怎样翻译“蜡烛包”这个词，感到有点理屈词穷，只好作罢。

“为什么要这样包裹着呢？”露西亚问。

是啊，为什么呢？她想了想，说：“我猜想……也许是为了抱着方便。”可是露西亚笑了，她显然不相信这种解释。

要是妈妈在就好了，蒋卓君想，妈妈做了几十年小儿科医生，她一定思考过这些问题。对了，写信回去问问，等妈妈回了信，她会有时间向露西亚解释的，中国的“蜡烛包”文化一定有它特别的意义。

露西亚并不想更多地探究中国的育儿方式，她从汤姆房间的小书架上抽出两本厚厚的书，一本叫《当心你的孩子出意外》，另一本是《婴幼儿心理学》，递给蒋卓君，“你有空看看，这是美国的育儿理论，对你照料汤姆很有用。”

“好的，我很高兴读这些书。”她接过来，心想这倒是学英文的好机会。两本书中生词一定不少，要是认真学，就等于上英文词汇课呢！

回到厨房，已经快五点了，得赶快做饭！今天第一次给美国人烧中国菜，应该拿出本事来，让他们好好尝尝中国菜肴的美味。

“妈妈，我饿了！”森森不知什么时候走到她身边悄悄地说。他两点半放学，这儿的学校什么作业也没有，又没小朋友和他玩，无聊得很。蒋卓君叫他写汉语拼音和中文字，他写了半个钟头，很觉乏味。又躲在房间里看了老半天电视卡通片《猫和老鼠》，现在他要吃了。

“先吃点饼干好吗？”蒋卓君用一把特制的弹簧刀迅速地削着土豆皮。

“饼干没了。”森森摊开两手。

“那么吃几块巧克力。”

“巧克力早吃光了。”森森苦着脸。

“这……”蒋卓君看着可怜巴巴的儿子，不知怎么办才好。她望了望立在厨房一角的大冰箱，里面有面包、蛋糕、巧克力、冰淇淋、熏牛肉条、奶酪……应有尽有。虽然说好他们一家在这儿包吃包住，可是，这毕竟不是自己家的东西，她不敢贸然到冰箱里拿点什么给儿子吃。上个月，她曾在—个美国医生家做过清洁工，那老人把大门钥匙给她，指着冰箱说：“吃的全在里头，任何

时候，想吃什么，饮料、面包、甜食、水果，尽管拿。Help yourself! (自己动手)”她也亲眼看见美国人家的客人可以自己跑到厨房，开主人冰箱，拿东西吃。饮料和食品在美国就像中国人一杯茶那么普通，连街上的流浪汉也不愁吃不上面包和牛奶。可是，出于中国人的习惯，没有别人三请四请，蒋卓君自己是不好意思拿的。何况今天是他们住到西比尔家的第一天，她还不了解他们，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美国人在这方面都很随便。

于是，她叫森森忍一忍，“去喝点水吧，我们要等乔丹下班才吃晚饭。等会儿我打电话告诉爸爸，叫他买点饼干回来。”她打开冰箱，拿出鸡肉放进微波炉化冻。森森瞅见一冰箱好吃的东西，只好咽了口口水。他不高兴地说：“妈妈，这里一点儿也不好！连个小朋友都没有，你也不和我玩了。”

才第一天，他就对这里厌倦了！想当初面试那天，森森看见西比尔家的花园、游泳池，树上的小松鼠，特别是“洋娃娃”汤姆和他的玩具，是多么不想离去！

蒋卓君叹了口气：“乖孩子，我是来照料小汤姆的，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听妈妈的话！”

“你为什么要照料小汤姆呢？”森森有点妒忌地问。

“……这是工作呀，”她本该说，这是打工赚钱，但是，她怎么能从小给森森灌输赚钱的思想呢？于是她含糊地说：“因为汤姆还小，不懂事。”

“为什么你照顾了他，就对我不好了？不让我唱歌，还不许我大声说话？”

“我怕你吵他们。”

“你为什么怕我吵他们呢？”

她看了看森森，无可奈何地说：“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家。”

“那我们回自己的家好啦。”

“你……”蒋卓君停下正在切鸡丁的手，心烦意乱，“你别在这儿吵我，快回屋里去！”

森森撅着嘴，不情愿地回他们的卧室去了。

蒋卓君开始怀疑自己这份工作是否选得对。半个月前，廖沈拿回一张洛杉矶时报，指着上面的一则招工广告对她说：“我的太太，就看你的运气如何了！”广告上说的就是这个工作：家住西好莱坞的露西亚·西比尔要雇一个保姆，照看她十个月的孩子，报酬优厚。廖沈立即打电话表示有兴趣，并询问三口之家能否一起“live in”（住进去）。对方听说他们是中国留学生，很是高兴，立刻要他们去面试。廖沈很乐观，他说这是个富人区，在全美国著名的比佛利山庄旁边，有一个很好的公立小学森森可以去上。由于纳税的原因，公立学校规定按所住地区入学。在美国，要碰到一个好的公立学校谈何容易。蒋卓君当了十多年中学英语教师，当然更知道好学校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但是她十分犹豫，住在别人家中意味着许多不便，意味着失去一些自由，她不敢去面试。廖沈急了，“你这人真是的！十全十美的事到哪儿去找？”他竭力劝说妻子，“住在美国人家里是许多留学生都向往的，这对提高英语的说、听能力大有好处。而且晚上是自由的，你照样可以上成人学校。工资每星期一百美元。按工作时间计算，这样的工资是低了点，但是我们一家吃、住的开支就可省下。算下来，要比我们现在租大学生宿舍，在外面打零工的收入好多了。”看样子廖沈已经仔细盘算过，他见卓君还是不动心，有点不耐烦，“我刚来的时候，口袋里没钱。随便有个什么工作，哪怕殡仪馆搬死人，二话不说接下就干，哪有时间考虑来考虑去？你挑三拣四，赚钱的机会就落到别人手里了。要赚钱就得打工，要打工就要作艰苦的准备嘛。天上不会掉下个好工作给你！”蒋

卓君噤着：“吃苦我是不怕的，难道你还不了解我？我只是怕……”怕什么呢？她终于没说出来。这毕竟不是去人家做客，而是当保姆；不是住一两天，而是几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不是在自己的同胞家，而是一个美国的有钱人家。乔丹·西比尔先生是律师，夫人露西亚·西比尔是银行的部门经理。属于美国的 YUPS（雅皮士），即年轻的都市专业人员阶层。据说雅皮士们年纪都在四十以下，受过高等教育，有职有产，收入丰厚，工作辛苦认真，但又讲究享受，爱健身，爱旅游，爱开名牌车；大多是政界、商界、学界的新贵。蒋卓君记得从前哲学里学过，差异就是矛盾，差异越大矛盾也越大，他们两家从种族、国籍，到语言、生活习惯，差异都太大，她感到害怕。可是，考虑到森森能有个好学校，她还是让步了。面试那天，她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来到西比尔家，一看到可爱的小汤姆，立刻在心里接纳了他，就决定干这份工作。也许是教师职业的缘故，她太喜欢孩子。像汤姆这样的娃娃，哪怕看上一眼就会使她心软，就会在心里泛起阵阵母爱。

然而，今天一天的感觉似乎不太妙，她无所适从，闷闷不乐。她再三对自己说，这是第一天，不习惯是很自然的，要忍住，忍住！

“你们好哇！”蒋卓君正边忙边想，乔丹·西比尔下班回家了。他一进门就嚷道，“我闻到中国菜的香味了！”

“下午好！”她向他打了个招呼，用美国人的铲子在平底锅里炒菜，很别扭。她已经建议露西亚去中国城买一个中国的炒菜锅和铲子，否则她仅有的那点烹调技术会大打折扣，“我们马上就可以吃晚饭了，西比尔先生。”

“你好，艾拉！以后就叫我乔丹，别叫西比尔先生，好吗？”他站在她身旁，很有兴趣地看她烧中国菜的动作。

“好的，乔丹。”蒋卓君抬头看了他一眼，不知怎么，她觉得乔



丹的眼睛很特别，幽深的，像一潭泉水，清澈而看不见底，他棕色的络腮胡子显得很神秘，遮盖了他嘴角的微笑。她原以为大胡子的人威严可怕，现在看来乔丹还挺亲切。她曾暗暗猜他有五十来岁，可是露西亚今天告诉她，乔丹比她大六岁，才三十五岁！

“唔，好香！”乔丹作着深呼吸，提着他的公文包，上楼去了。

菜终于都烧好了。她转身去餐厅摆桌子。这是露西亚今天刚刚教她的，刀和汤匙放在盘子的右面，叉放在盘子的左边。杯子放在右上角，餐巾纸放在盘子里……

不一会儿，餐厅就变了样。长长的擦得发亮的黑色餐桌铺上雪白的桌布，银色的莲花吊灯闪着幽暗的光，透明的玻璃杯擦得晶亮，精致的餐具里盛满了中国菜：宫爆鸡丁、蚝油牛肉、咖喱土豆、葱油黄瓜、清炒芥榄、红烧加州大鲑鱼，还有一大碗鸡丝蛋汤。蒋卓君听说西比尔夫妇喜欢吃中国菜，曾经很有一番担心，她是不善于烹调的。可是廖沈说，这一点不难，他曾经请过美国同学的客，中国人认为好吃的菜他们倒不以为然。美国的中国餐馆烧的中国菜早就走了样，可是老美都说好吃。他叫她先烧着试试，看准西比尔夫妇的口味就行。“其实，你不要太顶真，美国人最在乎的不是味道，而是吃饭时的情趣。”但是，蒋卓君从不随随便便做一件事。她今天很认真，读着从中国带来的菜谱，好不容易烧了这么些菜。

摆好桌子，廖沈正好也从学校回来。蒋卓君叫大家出来吃饭。森森第一个奔出房间，委屈地说：“I can eat a horse! 妈妈，我饿坏了！”他现在说话常常中文夹着英文。廖沈忙说：“嘘，轻一点，男子汉饿一会儿算什么！”森森不满地说：“饿了该马上吃饭，要不，会得胃病的！”蒋卓君心疼地抚摸儿子的头说：“乖孩子，马上就吃，爸爸给你买饼干回来了，以后饿了先吃饼干。”